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五 集部

淮海集卷七

宋 秦觀 撰

五言律詩

輦下春晴

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紛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澗蔫花困日長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轉款欠墮危芳蛛網留晴絮蜂房受晚香欲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

夾路山重複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温湯洗沐同幽客餔飧就梵坊未輸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華行已老林莽尚葱蒼地勝連龍洞泉温注鬼湯人風遠城市鐘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捿心應更涼

莘老詩　川谷悶深阻天時正莽蒼聊同不速客來浴自

然湯茂宰藹休政道人棲淨坊恍如登十地熱惱頓清涼

過六合水亭懐裴博士次韻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晩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没白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奈何

晩憇孫亭上羸驂繫斷柯荒門寒帶路空檻潤增波往事青山在餘生白鳥過誦言成絶語亹亹迫陰河

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林光延晩照岸影動微波隅浦檀欒密當簷翡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奈情何

懷孫子實

舉眼趨浮末斯人獨好脩青春三不惑黄卷百無憂玉

出方流潤鸞停翠竹幽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鄰

對淮南詔獄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臥起漂母給朝曛樊

雉思秋野鞲鷹望暮雲念歸忘食事日減臂環分

淮海行揺落文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火伴㝠捜笳

動朱樓曉參横粉堞秋更擠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荅米元章

嗜好清無滓周旋粲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鳥空撩我蓴鱸正屬君惟應讀鴟蜺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曛驚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鈎箔簷花動抄書燭燼零非闗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庭木雙株茂盆池一掬慳支頤魚出樂入背鳥知還老

境行將及仙書讀未閒因君歌鳳過通夕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揮翰通元氣開編友古人寄聲張氏子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都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留敝袍披槁葉瘦馬兀扁舟藥餌過三伏文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湔市花風起平堤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古
埭天連鴈荒祠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盼夕烟浮

子由詩　細雨添春色微風靜閘流勞生雨蓬鬢生
計一扁舟飲食隨魚蝌封疆入斗牛風波方在眼轉
覺此生浮

排律附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栧溪行耳目醒蟲魚各蕭散雲日共晶熒水

荇重深翠烟山疊亂清路回逢短榜崖斷點孤翎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踈籬窺窅窕支港泛笭箵遠溆依微見哀猱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冥冥旅思搖風旆歸期數月蓂何時燃密炬復聽閤前鈴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往昔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漢揮犀尾風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黄炎操履森寒栢名聲耿夜蟾擊彊鵰鶚健治劇鶻鵜銛使者旌

旄易將軍印綬添鴛鴻隨步武虎豹入韜鈐錦覆郎官綬彤垂太守襜兩行分密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榻誅姦或奮髯雨堂昏絳帳風帙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莖露已霑歡聲連北固壽邑亘東漸麗句充文几奇香物玉奩簪紳五福具罇俎四難兼賤子真殊幸清標獲屢覘誤蒙雕朽木猥辱畫無鹽嘉運方熙洽英才豈滞淹佇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次韻蔣頴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二十七韻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清高窻闥玉女巨闕守昌明盛
掩秦諸時雄逾漢兩京垣横天上紫洲露海中瀛黄帝
初龍躍中原罷虎爭樵夫亦談道行旅不持兵此地修
禳禬于時保利亨栢梁災未幾陳寶詔重營御帑金繒
出慈闈服玩并標題動宸翰撰次屬鴻生玉刻黄冠印
金書祕殿名妙經藏洞觀真籙佩威盟仙溜花間静瓊
枝物外榮肇禋承帝祉肆眚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
不計程近傳聞磬管時或見旄旌海嶽朝雙闕星辰集

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寵丈成大似圓丘報長於至日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蹕事通元氣高真達孝誠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輦路傾雲行博山氣風卷步虛聲符貺方期應英髦各彙征謳歌興法從行見泰階平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歷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漪生天際水凍解日邊風浩蕩依蘋起侵尋帶雪融江河霜練靜池沼玉奩空魚藻

雍容裹雲霄俯仰中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淮海集卷七

淮海集卷八

宋 秦觀 撰

七言律詩

駕幸太學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法天璧水遥迎仗應夜深衣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閻求仁虛樂亭

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盡日閒隱几冥濛超物表
畫圖髣髴見林間褰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横竹外山
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時此慰慈顔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開亭侍勝遊修竹回環扶碧瓦
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鶗鴂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
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常游

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簷廡

竹影隨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攜玉斝無絃聊自拂金徽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臯幾為登臨掛鬱陶蓬斷草枯時節晚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黄絹早晚金閨報大刀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駛鴻毛

次韻

青髪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

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生棠三郡不更刀

靈崖濼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蝟毛

畫船京口見停橈蕭洒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

不將餘論掛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夢刀

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彊吹毛

題湯泉

潏斛泠泠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

神瀵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為除病惱跋陁仍已獲圓通

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逄翁

湯泉有逅逄翁

溫井霜寒碧甃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太子東歸廢治平據石聊為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洗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户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粉垣藏混沌葛巾藜杖造虛無春閒居士天花室晝盡仙人白玉壺遥想吏行鳧鶩散沈烟一穗對團蒲

流觴亭并次韻

縹縹雲巒欲盡頭灑然華構别飛流朱盤瀲灧開氷鑑碧甃縈紆走玉虬毛骨漸驚超濁界風烟驟覺變清秋更憐白足如霜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臥龍西畔北池頭水壁華堂瑟瑟流幾曲漪漣盤翠帶一峰孤秀浴蒼虬香囊近午清無汗素扇生凉爽入秋待喚畫師來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峰遍尋瀟灑興無窮樓臺特起喧嘩外村落隨生指點中溪傍五雲清逗玉松分八面翠成宮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閟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蒭徑翠依屏上轉藕花紅繞鑑中開鶴啣寶箭排烟去龍護金書帶雨來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公見寄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為高風振羽儀十丈蓮花開處遠三年楮葉刻成遲鬢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難輸晏倩饑尚賴故人遥省憶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沈衣冠常苦事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四者難并笑我今梅巳偷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美人緑綺煩遥贈莫致南金增永吟

睡足軒

長年憂患百端慵閑斥僧坊頗有功地撤蔽虧僧界淨

人除荒穢玉奩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與隱几中最是人間佳絶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榻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萏秋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彤墀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如馳

鼇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王喜王定國還自濵州

淮海相逢一解顔紛紛歲月夢魂間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緜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閒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華秀兩蹈當重露文成五色在高桐江南又説衣冠盛廷右仍瞻禮樂隆

朝覲既升淮海見漉漉雨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振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横槊為憑東使寄淮濵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氷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簷度蕙風鳴鵠鶵壁經梅雨畫蝛蝓舳艫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横角簟鋪

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邅迴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歸與琴書寄一方烏囀入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把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猗犴子嗜好今同桑苧翁

所惜華船輕解綷末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莞庫章鶻峙碧桐初振羽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暮眺千峰耀洛水秋輸萬鷁翔顧我行為大梁後一巵薄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廣陵五題

蕭瑟通池閟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涵春似恨隋家遠漲曉疑連蜀井深闘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

勞生俛仰成陳迹縱有遺音可用尋

子由詩　嵇老清弾怨廣陵隋家水調寄哀音可憐

九曲遺聲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

舟想像緑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髙開古寺間盡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遠

天轉江南碧玉寛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巵清酒漲微瀾

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

子由詩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吞八九寛簷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涕汍瀾人亡坐覺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滀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瀵雪反窺杖屨亦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煑出新茶潑乳鮮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望欲揮鞭

子由詩　信脚東遊十一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

蜀井恍如夢試煮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仍許置清鮮早知鄉國勝為客遊宦何須更着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

子由詩 闕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暮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

來愁思獨難齋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峰巒處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處花發鷪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老僧自說從居此却悔平時事遠巡

子由詩　山頭孤塔閟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胸中累刼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峰一變隔炎凉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干迎曉鬧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

子瞻詩　誰能斗酒博西凉但記齋廚法鼓香往事真同一夢覺高談誰洗五年忙清風漫與山阿曲明月常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繚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緑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蒲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凉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水香令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舞奠椒漿

蓬萊閣

雄誇傑檻跨崢嶸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七州和氣入簫笙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今夜請看東越分藩星應帶少微明

程公闢次韻　半天鐘鼓宴崢嶸早晚陰晴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載酒月寒雲白夜聞笙金鼇破海頭爭並玉鷺排烟陣自橫我是蓬萊東道主倚欄先占日初明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鐏前倦客劉師命

月下清歌盛小叢褭褭黑貂霜正急書傳黄犬歲將窮

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夢寐中

程公闢次韻　君家仲父早相從晚接清談有阿戎

曲水暢情林竹茂小山招隱桂枝叢與時摶擊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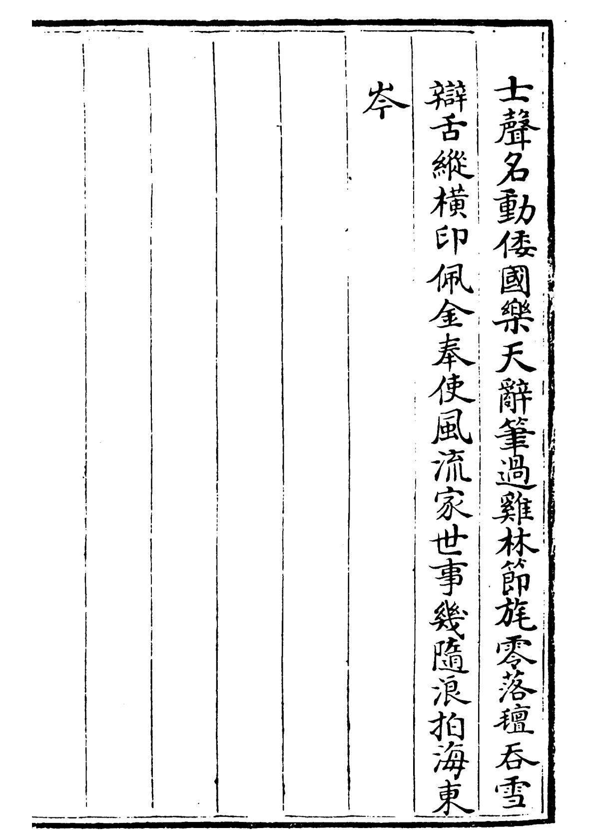
遠隨處登臨興莫窮人下天來應問得髙名已到月

華中

中秋口號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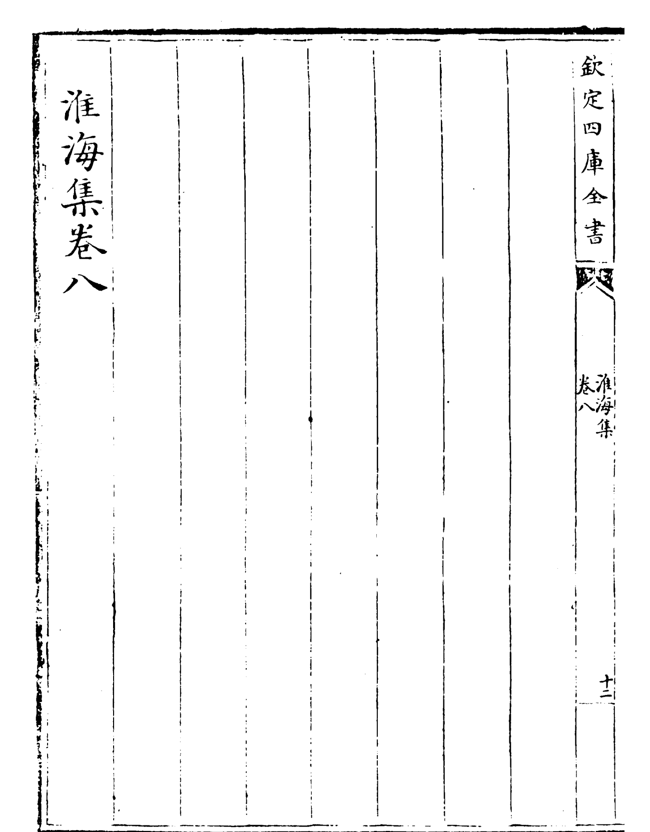
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宫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
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與莘老同賦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
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别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
淹留却恨鴛行舊不得飛觴駐蹕前
莘老原唱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緑差池一醉吟頳



士聲名動倭國樂天辭筆過雞林節旄零落氈吞雪

辯舌縱横印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

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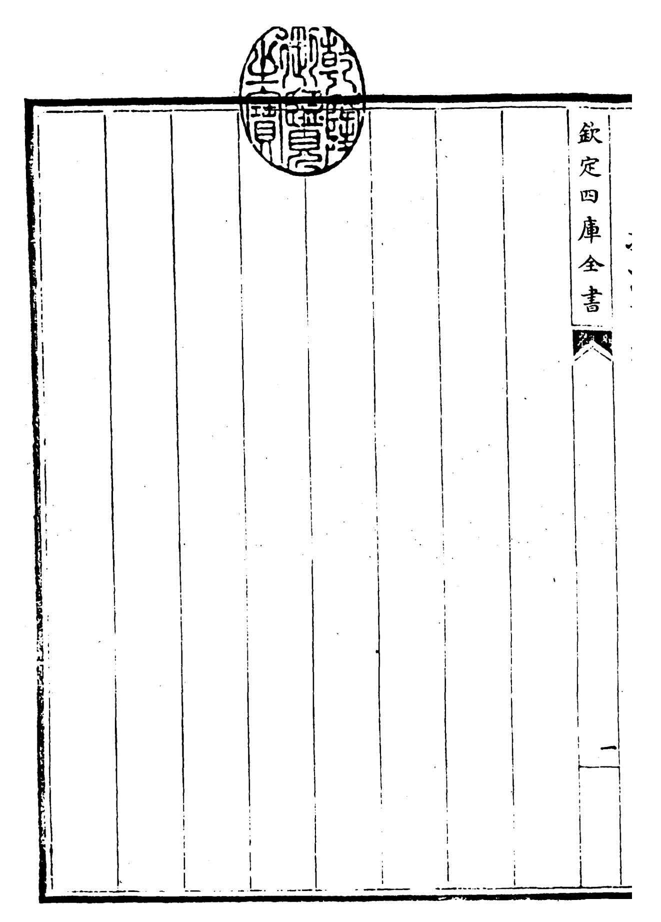
淮海集卷八

謹案卷五第七頁前八行塵埃垢面非良算刋本垢訛始據欒城集改

卷七第一頁前六行衣冠紛禁路刋本紛訛分據宋元詩會改

卷八第一頁後六行夜靜蟾蜍入酒舟按宋元詩會酒作釣

第十二頁前一行節旄零落氊吞雪刋本旄訛髦據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録監生臣康　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七 集部

淮海集卷九

宋 秦觀 撰

七言律詩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汩汩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嵐洞天窅窕清都邃神水歊蒸翠釜涵列岫過霜仍晻曖雙松迎臘正駼驔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中為結庵

橡葉岡頭繹馬銜區中奇觀得窮探崖空飛鼠聲相應江静羣峰影倒涵居士碧雲裁秀句道人哀玉扣清譚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乘宿草庵

參寥次韻　盤盤秀嶺拱層簷方丈門開挹翠嵐風激松梢聲間發月留泉底影相涵天機清曉貌臺震險句窮宵虎穴探白傅畀時脩故事杖藜應許到雲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崖垂鳳尾
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横數尺青
更欲仗節留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
附華老詩　側徑縈紆入杳冥神鑱鬼鑿露巖扃天
懸乳石映華葢壁隱莓苔矗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
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河筆不
停
附參寥和　瞳矓杲日破林坰笑語相將馬暫停路

與猱猱爭險蹬身隨鴻鵠入青冥巉巖曲穴疑無底蟠屈蒼虬信有靈能使謝公詩興動宛如游刃發新硎

送蔣頴叔帥熈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匈奴右臂落清罇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

祖道春風屬一罇莫許留犁輕結好便令甌脫復游魂
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蘊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
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記其
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擾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
賔主今為黄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
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宫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院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決決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烟雲合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仙把酒時次王欽中少監韻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樓壯麗彩虹天際臥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

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沉次王仲至侍郎韻

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地中池籞信為三輔冠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次韻羅疋之恵綿扇

吳扇新𩬊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脩明月無女秉鸞向紫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揺合作御風仙

誰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蔵春塢

令尹才高寺為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蔵春色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罇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嫣女今馬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罷吏端如棄唾輕為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

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閬苑間天近省闈卿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閒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內家報喜車淩曉太史占祥斗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呑牛

魯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更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几硯成圖畫倚檻鬚鬟入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臥聽蝸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皋纔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閱除書國為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爭桑

東坡手種千株柳閧説邦人比名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蓮幕別駕風流出粉闈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邉磯

上客新從頳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沈燎縈歌扇雪帶梅香上舞衣氍樣雲團分御帑如椽蜜炬出宫闈食前方丈羅珍怪却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遥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堞女牆都已盡怳如陶侃夢天門

庖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網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黄犬出東門

寄錢節時節出為揚州從事新録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為故人來茫然極目春千里
尚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邉聊復爾黄粱枕上信悠哉
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擷青菁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
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
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黄書兩鬢蓬

荅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臥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攜罇酒頼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荅裴仲謨

十年淮海閙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移病閭門參拜阻臥聽車馬去來聲

荅曽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過
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
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骫骳金爵自岧嶤蔵室春深更寂寥捫虱幽花欹露葉
岸巾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鬚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
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為安烏啼花發阻攜手
水遠山髙空凭欄別後想多黄絹作春來尤厭恵文彈
兩章讀罷知髙義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横醉後
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
多謝名郎傳綠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答閻求仁謝參寥温訪於墳所
老滇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

禪客他時問疾回聞爲樹風增永感郤因水鳥證西來

已諆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邉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游

次韻何子温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邉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

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者章
談笑自然羣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
退穿春仗綵旓閒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
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

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羣彦晞髮陽阿遇故人三百六旬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祗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目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

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容醒
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
武林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
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葢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鐘龍人面春生紅玉液

銀盤烟霞紫馳峰天涵秋色山山共樹攬鄉思葉葉重
便欲買船江北去為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
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珮環參雅奏岧嶤樓閣抱非烟
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横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

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

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遥趣偶爾還成汗漫遊誰謂發揮無妙手賦淩楚玉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槖遽收諸品玉

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效易牙
從此道山春困少黄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答李方叔饋笋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斸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羮未愧蓴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
薄祿養親甘旨少滿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隅音塵月屢遷忽収來問涕潸然栖遲冊府吾如昨

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
早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
可堪風雨夜連天桐梢摵摵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
湔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
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遊韻二首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脩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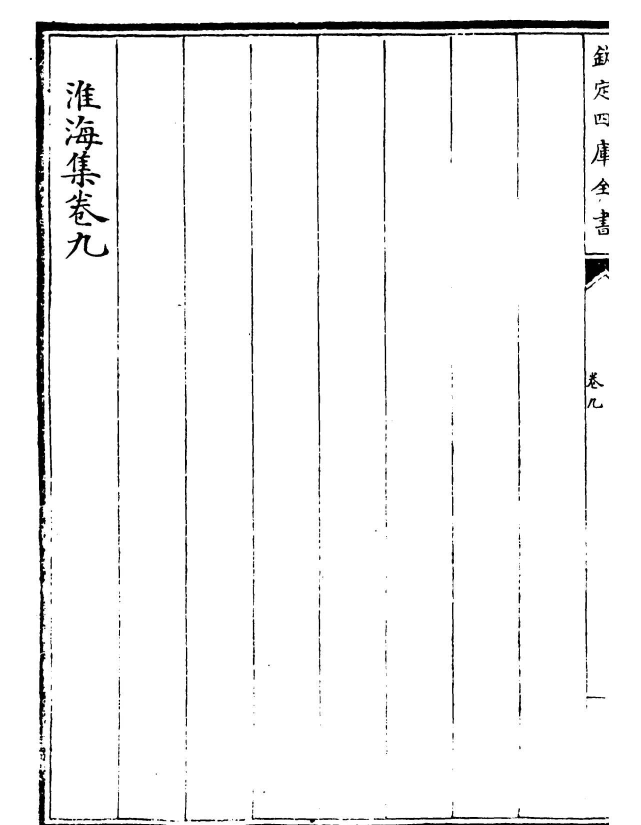
行臺諸部奏新聲留犁撓酒知邊境尺牘移書示漢情

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右送次中諫議

須句别駕偉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

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宫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攜空復情

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右送平仲學士



淮海集卷九

淮海集卷十

宋 秦觀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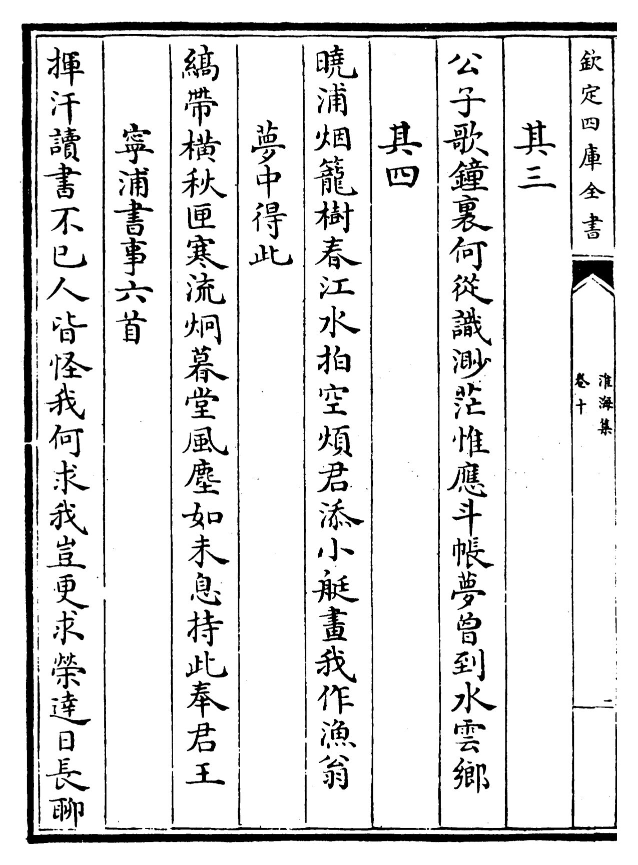
五六言絶句

題趙團練江干曉景四絶

本自江湖客宦遊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懐我舊登臨

其二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



其三

公子歌鐘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其四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横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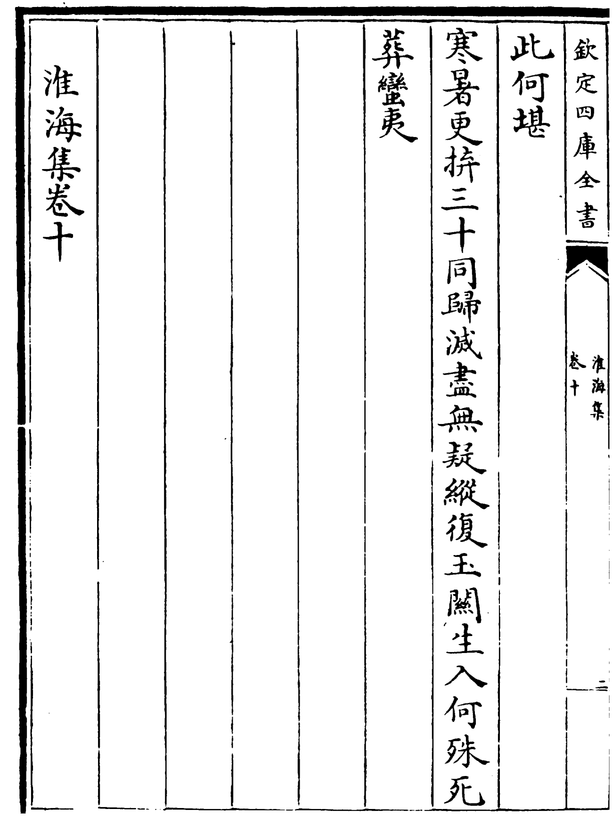
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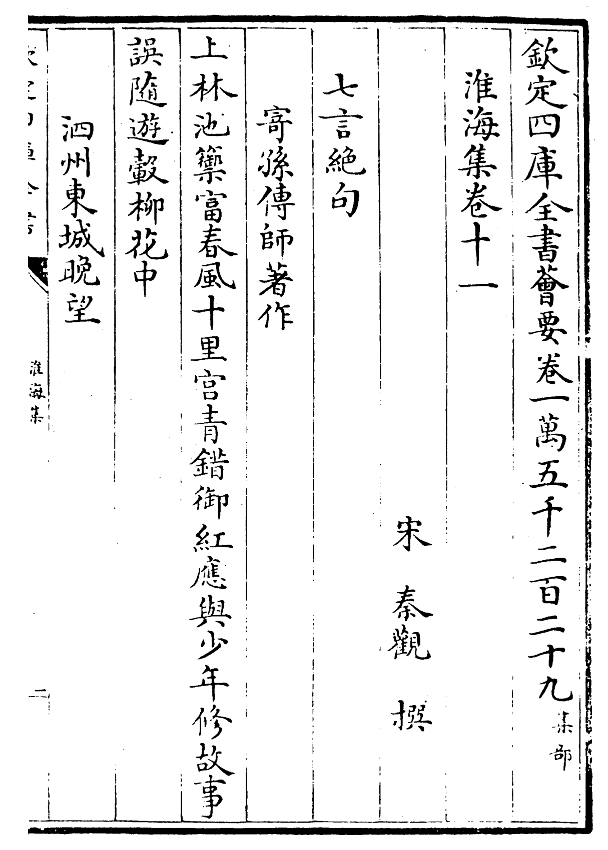
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



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淮海集卷十



淮海集卷十一

宋 秦觀 撰

七言絶句

寄滌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宫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絶

芳草未應羞鶤鵊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更念麻姑指介無

選勝只攜長脛鶴入廛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笑答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三首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間誰把此花為刻漏修行不放一時閒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葉壞空成住未曾閒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葢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獮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

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㽦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頳想江天回首處雪風横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懐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叚風流事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憩小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曉枝

裌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黄鸝相續去

荇絲深處見游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後

旋鑽新火爇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簽脾新採賴蜂臣蜻蜓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一作任過一春

秋日三首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瀹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牲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别三首
孤篷短榜泝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
為公重賦伴牢愁
子由詩 濛濛春雨濕邗溝篷底安眠晝擁裘知有

故人家在此速将詩卷洗閒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氷到處故應山作主隨方還有月為朋

子由詩　筆端大字鴉棲壁袖裏新詩句琢氷送我扁舟六十里未嫌罪垢汚交朋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故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雲巘風溪遂所求

子由詩　高安此去風濤惡還有廬山得縱遊便欲

攜君將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埭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卧聽鐘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氷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為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
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絶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
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歷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
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寛天為兩宫同號令

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倿檀欒亭

陰陰數畆籜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户部錢尚書和詩餉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頥頻頻分米慰長饑客無貴賤皆蔬飯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隂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緣灰偶因問訊維摩病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縈手淚殘粧微燭窺人愁腸斷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宫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黄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絶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栢蕭森溪水南道人為作小圓庵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玉數竿偶為老僧煎茗粥
自攜脩綆汲清寛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絶

赭黄織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複道
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峥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鶯百囀教坊先已進新聲

仗下番夷各一羣機泉如雨自繽紛細看香案旁邉吏却是茅家大小君

四時四首贈道流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虗君上清欲問因何事請看先生十賚文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星明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欄干四角邉風拂亂雲毫髮盡

獨留璧月向人圓

陰風一夜攪青㝠風定霏霏霰雪零遥想玉真清境上

白虛光裏誦黄庭

奉别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别駕村昔曽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郴陽道中古寺壁二絶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黄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饑鼠相追壊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掩卹越溪濵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甍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遥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煮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遊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出省馬上有懷蔣頴叔次韻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户封龍額部曲千金賜褭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籌策止有黔驢技一蹄

唱首云　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風送馬蹄

不論埃壒與塗泥封印還家日已西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名至京師從翰林蘓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来閱諸公詩因次韻聊移小榻就風廊卧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齒牵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様

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滿城車馬没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坐

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務中壁

醦頭春酒響潺潺壚下黄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

隅花螨口吐清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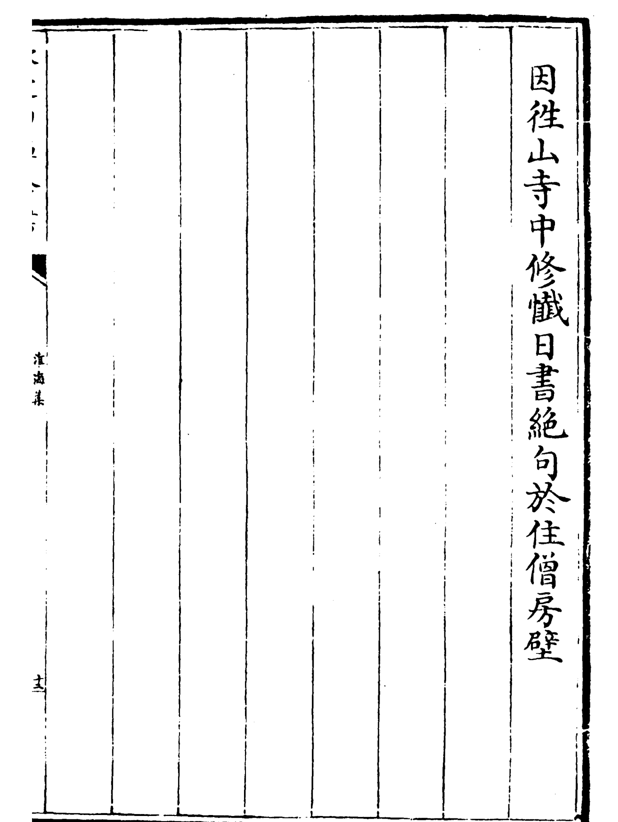
題法海平闍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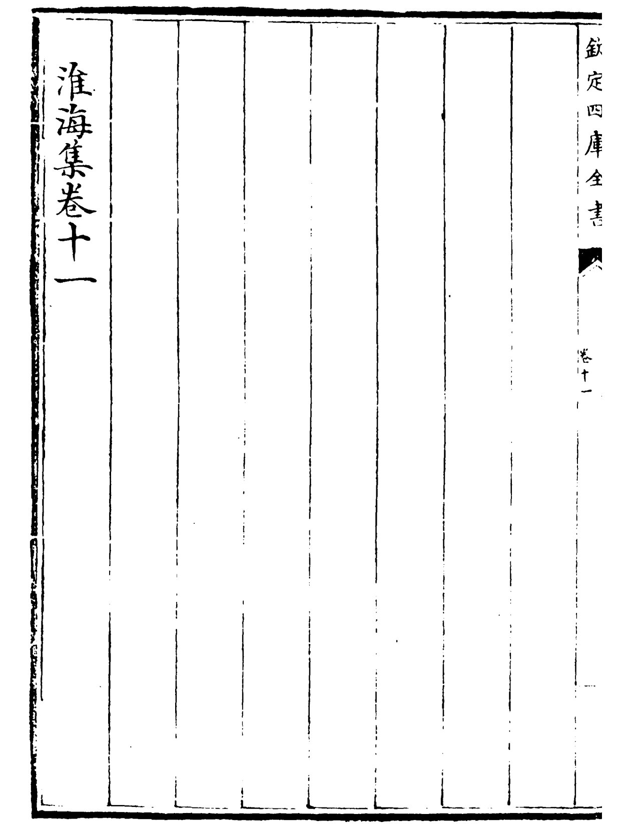
留别平闍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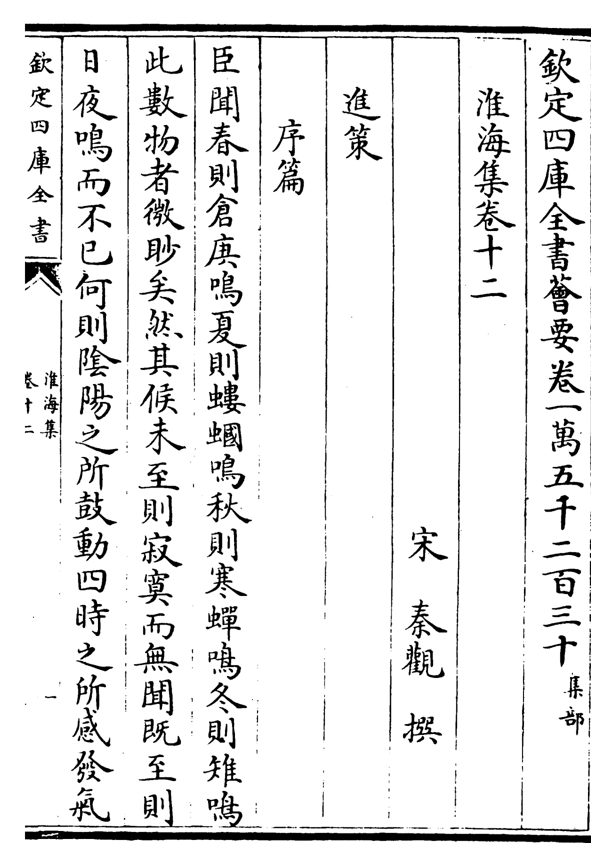
紹興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



因徃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淮海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三十 集部

淮海集卷十二

宋 秦觀 撰

進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

變於外則情廹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
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
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
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脩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
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輙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
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

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制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絶之材宜見闊畧作人材

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

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綿南北為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畧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

十六相去四西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横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於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脩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

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刋免役之令至於擿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

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王漢武

皆以葢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粤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暴主稱武帝為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為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

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隂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

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獘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葢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

肖實不肖而似賢猶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畧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瞶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

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為下邽令由是諫諍路絶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輙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

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葢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于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毅果斷之材或失而為刻深慈恵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于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勢吾則有寛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下無勢非寛非猛吾亦無術葢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强勢者必以寛而强之弊實生于寛御弱勢者必以猛而

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𨂂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寛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粤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于寛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奬于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䖍緒荐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汙染之誅至

於封豕長虵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萌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獘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强之獘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强弱之相乘寛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頴川謂掾吏曰我以柔弱名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

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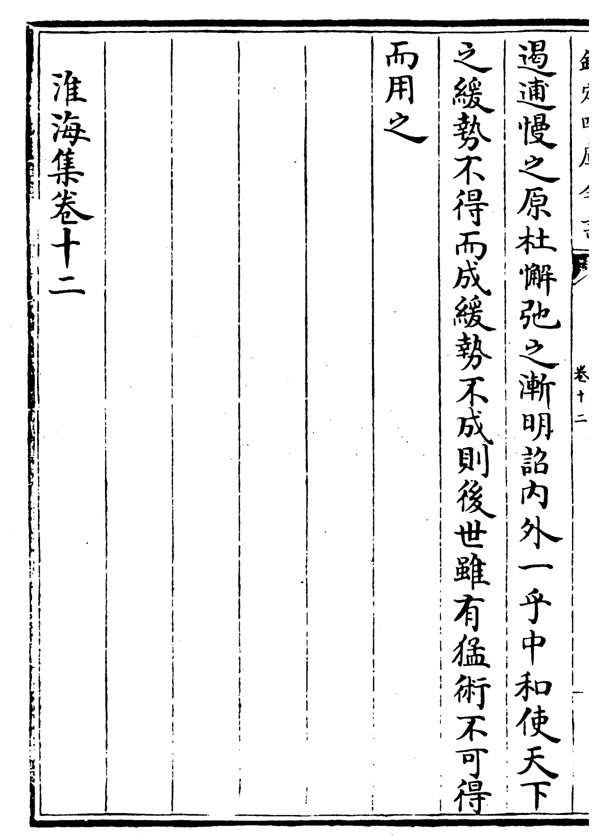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

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僣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茍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肅軍令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剌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為法術任惠文以取媮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
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梗於謫籍平寃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
以寛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
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
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邉庭不靖烽
火時聞偶有小捷兵力不齊而國威未振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胎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寛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人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瀉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寛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乎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加涌瀉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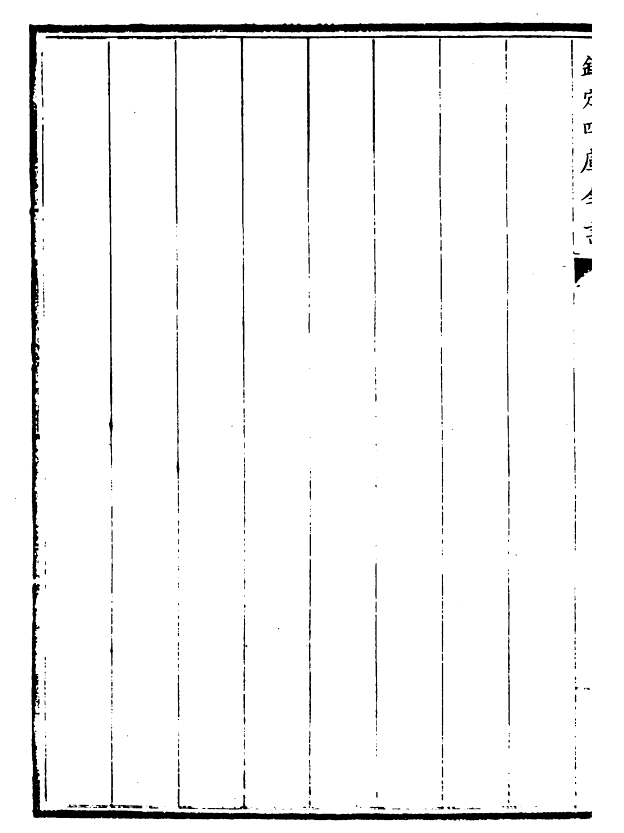
遏逋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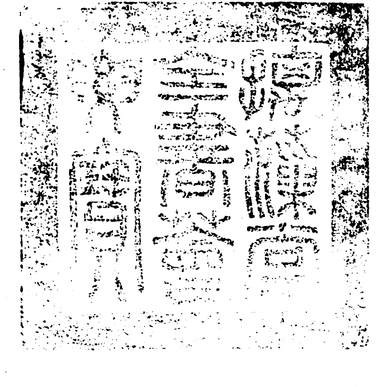
淮海集卷十二

謹案卷九第三頁前六行拜無燒尾有家風按拜無二字疑譌

第十頁後八行冠裳葢坐灑清風按宋元詩會葢作列

卷十二第七頁前六行裴延齡刊本延譌廷據唐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陳廷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一集部

淮海集卷十三

宋　秦觀　撰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為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

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

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絶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塲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

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名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葢漢踵秦事郡國皆置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

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

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唐漢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

問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縣監察御史為户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郄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

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内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内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尒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

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為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

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帝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蘓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葢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顧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劾則天下之竒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

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畧橫出則不如主父偃

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

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

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

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

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

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擴

擊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閒遂成冠古之治雖神
功聖化斂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
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
臺省為之一空臣愚疏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下何
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
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
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
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

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
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畧其小
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
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
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
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
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
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畧乎畧

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瘉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棲楚之徒槩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

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

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

哀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脩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脩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

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葢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為三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雺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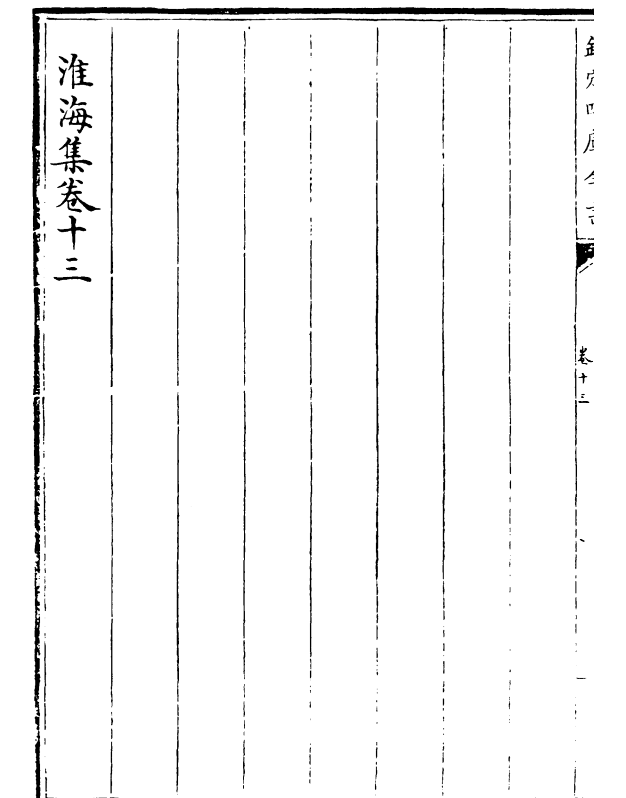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

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闗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人不静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歴中仁祖鋭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頼天子明聖察見

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
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
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
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
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
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蘖之端窒
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令之所

以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淮海集卷十三